



1	4
1555	
51	





門 14  
號 1555  
卷 51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五

魏 何 晏 集解  
梁 皇 侃 義疏

論語子罕第九

子孔子也罕希也此篇明時感

前者外遠富貴既為糶糠故還反  
疑寂所以希言故子罕次泰伯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註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

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孔子也罕者希也言  
者說也利者天道元亨利萬物者也與者言語

論語集解義疏卷五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許與之也命天命窮通天壽之目也仁者惻隱濟  
衆行之盛者也弟子記孔子爲教化所希言及所  
希許與人者也不知其理元絕故孔子希言也命是  
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難測又好惡不同若逆向人說  
則傷動人情故孔子希說與人也仁是行盛非中  
人所能故亦希說許與人也然希者非都絕之稱  
亦有時而言與人也周易文言是說利之時也謂  
伯牛亡之命矣夫及云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說  
與人命也又孟武伯問子路冉求之屬仁乎子曰  
不知及云楚令尹陳文子焉得仁並是不與仁  
也而云顏回三月不違仁及云管仲如其仁則是  
說與人仁時也故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也  
罕者至言也云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者即  
引文言也義者宜也和者無害也凡人世之利利  
彼則害此非義和也若天道之利利而無害故萬  
物得宜而和故曰義之和也云命者天之命者人  
稟天而生故云天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也

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義禮智信五者並是人  
行而仁居五者之首主生故曰行盛也云寡能及  
之者天道微妙天命深遠仁道盛大非人所能知  
及故云寡能及之也云故希言也者爲世人寡及  
故孔子亦  
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註鄭元曰

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

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問之謂門弟子曰吾何

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註鄭元曰問人美之

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

云達巷云云者五百家爲黨各有名此黨名達  
巷達巷黨中人美孔子道大故曰大哉也博廣也



言大哉孔子廣學道藝周徧不可一一而稱故云  
無所成名也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名也故王弼  
曰警猶和樂出乎八音乎然八音非其名也江熙  
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焉故曰大也  
云子開云者孔子問達巷人美已故呼弟子而  
語之也彼既美我之博學而我於道藝何所持執  
乎欲自謙也云執御乎執射乎者既欲謙己之不  
多故陳六藝之下者以自許也言吾所執執於御  
及射乎御御車者也云吾執御矣者向欲合以射  
御自許又嫌太多故又減射而云吾執御者也  
註鄭元曰至卑也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  
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也今云執  
御御比禮樂射為卑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註孔安國曰冕緇  
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

成故從儉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

從下註王肅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

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

至從下。云麻冕禮也者禮謂周禮也周禮有六  
冕以平板為主而用三十升麻布衣板上元下纏  
故云麻冕禮也云今也純者今謂周末孔子時也  
純絲也周末不復用三十升布但織絲為之故云  
今也云儉者易成則為儉約故云儉也云吾  
奢華而織絲易成則為儉約故云儉也云吾  
從衆者衆謂周末時人也時既人人從易用絲故  
孔子亦從衆也所以從之者周末每事奢華  
孔子寧欲抑奢就儉今幸得衆共儉故孔子從  
之也云拜下禮也者下謂堂下也禮君與臣燕君  
賜酒皆下堂而再拜故云拜下禮也云今拜乎上  
泰也者今謂周末孔子時也上謂堂上也泰驕泰



也當于時局末君臣飲燕臣得君賜酒不復下堂  
但於堂上而拜故云今拜乎上泰也拜不下堂是  
由臣等奉故云泰也云雖違衆吾從下者當時皆  
違禮而拜上者衆孔子不從拜上故云雖違衆也  
違衆而從禮也。冠冕通名也。日周家委貌冠  
亦用三十升布冠也。冠冕通名也。日周家委貌冠  
之云云者燕義云君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  
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案燕義云賓皆是臣  
也臣得君旅及賜爵降下堂再拜再拜竟更升堂  
又再拜謂為成拜成拜者向在堂下之拜若禮未  
成然故更升堂以成之也云時臣云云者周末時  
如此也云今從下禮之恭也者  
孔子欲從下之禮是禮為恭也

**子絕四毋意註**以道為度故不任意也毋必註用之  
則行捨之則藏故無專必也毋固註無可無不可

故無固行也毋我註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

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也

者絕者無也明孔子聖人無此下四事故云絕四  
也不云無而曰絕者據世人以言之也四事世人  
未能絕而孔子絕之故云絕也顏延之云謂絕人  
四者也云毋意者一也此謂聖人無心泛若不係舟  
故動靜委曲自任用其意聖人無心泛若不係舟  
豁寂同道故無意也云毋必者二也此謂聖人行  
化時也物求則赴應無所抑必故互鄉進而與之  
是也無所抑必由無意故能為化無必也云毋固  
者三也此聖人已應物行化故也固謂執守堅固  
也聖雖已應物物若不能得行則聖亦不追固執  
之不一三隅則不復是也亦由無意故能無固也  
云毋我者四也此聖人行教功德成身退之跡也  
聖人晦跡功遂身退恆不自異故無我也亦由無  
意故能無我也或問曰孔子或拒孺悲或天生德

論語集注卷之九

四



於予何得云無必無我乎答曰聖人作教應幾不  
可一準今為其跡涉茲地為物所嫌悉心實如此  
故正明絕此四以見本地也。註羣萃。萃聚也。

子畏於匡註苞氏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  
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往後剋為  
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讖剋又夫子容貌與  
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註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  
此此自此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於斯文也註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

後死也言天將喪斯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  
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甘如子  
何註馬融曰如子何者猶言柰我何也天之未喪

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柰我何言其不能也  
天而害已也。註子畏至子何。云子畏於匡者  
以兵圍孔子故孔子同物畏之孫綽云畏匡之說  
皆眾家之言而不釋畏名解書之理為漫大體神  
知幾元定安危者雖兵圍百重安若泰山豈有畏  
哉雖然兵事阻險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即以  
畏為畏也云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  
圍而自說已德欲使匡人知已茲此也孔子自  
已也言昔文王聖德有文章以教化天下也文王  
今既沒則文章宜須人傳傳文章者非我而誰故



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此我當傳之也云天之將喪文云者既云傳文在我故更說我不可殺之意也斯文即文王之文章也後死孔子自謂也夫生必有死文王既沒已亦當終但文王既沒於前則已方死於後故自謂為後死也言天若將欲喪棄文王之文章則不應今使我已得預知識也云天之未喪云云者天今使我知之是未欲喪此文也既未欲喪此文使已傳之則匡人豈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子何也衛瓘云若孔子自明非陽虎必謂之詐晏然而言若是匡人是知非陽虎之懼害賢所以免也江熙云言文王之道為後代之軌已未得述上天之明必不使沒也。註苞氏曰至闡之。釋誤圍之由者也。註苞氏曰自此其身也。身夫子身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註孔安

國曰大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

子多能於小藝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

也註孔安國曰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

也子問之曰大宰知我者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註苞氏曰我少小貧賤常

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

疏大宰至多也。云大宰問云云者大宰問孔子

碎多能故問子貢言孔子既聖其那復多能乎云

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云孔子大聖是其所固

又使多能也固故也將大也云子問云云者孔子

聞大宰之疑而云知我則許疑我非聖是也終協

云我信多能故曰知我江熙曰大宰嫌多能非聖

故云知我謙之意也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



又說我非聖而所以多能之由也言我少小貧  
故多能為鄙鄙之事也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更云若聖人君子豈多能鄙事乎則不多也  
也江熙云言君子所存遠者大者不應多能  
藝過人也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明聖人兼材備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其多能固疑夫子之聖也  
排務言不以多能為君子也謂君子不當多能也  
明兼材者自然多能多能者非所學所以先道也  
後伎藝耳非謂多能必不聖也據孔子聖人而多  
能斯伐柯之近鑿也註孔安國曰至分也云  
大宰大夫官名者卿大夫職有家宰或云大宰故  
云是大夫官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者既唯云大  
宰不論名氏故不知何人而吳有大宰註宋有大  
宰華督故云未可分也然此應是吳臣何以知之  
魯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鄆吳人徵百宰使子貢辭  
於大宰註十二年公會吳于鄆

語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恐此時大宰語問  
子貢也且宋大宰督去孔子世遠或其至後世所  
不論耳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註鄭玄曰牢弟子子牢也試

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也

至故藝。試用也子牢述孔子言緣我不被時用  
故得多學伎藝也繆協云此蓋所以多能之義也  
言我若見用將崇本息末歸純反素兼愛以  
志仁遊藝以去藝豈唯不多能鄙事而已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註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

者言未必盡也今我誠盡也有鄙夫來問於我空

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註孔安國曰有鄙夫



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也○子曰至渴焉○云也者知謂有私意於其間之知也聖人體道為度無有用意之知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故也又云無知也明已不有知知之也即此舉無知而誠盡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者此舉無知而誠盡之事也鄙夫鄙劣之夫也空空無識也言有鄙夫來問我而心抱空虛如也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兩端事之終始也言雖復鄙夫而心虛空來問於我我亦無隱不以用知處之故即為其發事終始竭盡我誠也即是無必也故李充云日月照臨不為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為賢鄙異教雖復鄙夫寡識而率其疑誠諮疑於聖必示之以善惡之兩端已竭心以誨之也繆協云夫名由跡生故知從事顯無為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能無所不應雖鄙夫誠問必為盡其本末也○註知者至

盡也○云知者知意之知者知意謂故用知為知也聖人忘知故無知知意也云言知者言未必盡者若用知者則用意有偏故其言未必盡也云今我誠盡者我以不知知故於言誠無不盡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註孔安國曰有

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

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子曰至矣夫○夫時人皆願孔

子有人主之事故孔子釋已不得以塞之也言昔之聖人應王者必有鳳鳥河圖之瑞今天無此瑞故云吾已矣夫已止也言吾已止無此事也故繆協云夫聖人達命不復俟此乃知也方遣知任事故理至乃言所以言者將釋眾庶之望也又孫綽云孔子所以乃發此言者以體大聖之德弟子皆稟絕異之質壘落殊才英偉命世之才蓋王德光于上將相備乎下當世之君咸有忌難之心故稱



此以徵己之不王絕不達者之疑望也。○註孔安國曰至是也。○云有聖云云者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云河出云云者聖人王則有龍馬及神龜負應王之圖書從河而出為瑞也。如龍圖授伏犧龜書畀姒禹也。云河圖八卦是也者八卦則易乾坤等八方之卦也。龍負之出授伏犧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註苞氏曰冕者冕冠

也。大夫之服也。瞽者盲者也。見之雖少者必作過

之必趨。註苞氏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

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註子見至必趨。○云子見

人有喪者也。齊衰五服之第二者也。言齊則斬從可知。而大功不預也。云冕衣裳者者記孔子尊敬在位者也。冕衣裳者周禮大夫以上之服也。大夫以上尊則士不在列也。云與瞽者者記孔子愍不

成人也。瞽者盲者也。言不預也。瞽者卑故加與字以別之也。言瞽者則瞽者不預也。瞽輕於盲也。云見之雖少者必作者言孔子見此三種人雖復年少孔子改坐而見之必為之起也。云過之必趨者趨疾行也。又明孔子若行過此三種人必為之疾速不敢自修容也。范甯云趨就之也。○註恤不成人也。○恤也。

顏淵喟然歎曰。喟然歎聲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註言不可窮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註言忽恍

不可為形象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註循循次序

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



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

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

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顏淵至也已。云顏淵喟然歎曰者孔子至聖顏

生上賢賢聖道絕故顏致歎也云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者此所歎之事也夫物雖高者若仰瞻則可

觀也物雖堅者若鑽鑽則可入也顏於孔子道愈

瞻愈高彌鑽彌堅非已厝力之能得也故孫綽云

夫有限之高雖當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

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遠故知絕域之高堅未

可以力至也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向明仰鑽

上下以明四方之無窮也若四方而瞻復

為澄以惚非已所定所以或前或後也又一

通云愈瞻愈遠故云瞻之在前也愈顧愈後故云

忽焉在後也故孫綽云馳而不及待而不至不行

不動孰能測其所妙哉江熙云慕聖之道其始庶

幾是以欲齊其高而仰之愈邈思等其深而鑽鑿

愈堅尚竝其前而後仰塵絕此其所以明然者也

云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又歎聖道雖懸而令人

企慕也循循次序也誘進也言孔子以聖道進勸

入而有次序故曰善誘人云博我以文章也言孔子

者此說善誘之事也博廣也文章也言孔子以禮教

以文章誘引於我故云博我以文章也言孔子以禮教

約束我故云約我以禮也云欲罷不能者文禮禮

束故我雖欲罷而止而不能也云欲罷不能者文禮禮

也故孫綽云既以文章博我視聽又以前節約我

以中俯仰動止莫不景行才力已竭猶不能已

猶罷息也云如有所立卓爾者此明絕地不可得

言之處也卓高遠貌也言雖自竭才力以學

約禮而孔子更有所言述創立則卓爾高絕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其好妙高已絕  
而行之若有所與立卓然出視聽之表猶天之  
不可階而升從之將何由也此顏孔所絕處也

子疾病註苞氏曰疾甚曰病也子路使門人為臣註

鄭元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

之禮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

臣吾誰欺欺天乎註孔安國曰病少差曰間也言

子路有是心非唯今日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

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註馬融曰無寧寧也

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

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註孔安國曰君臣禮

葬也予死於道路乎註馬融曰就使我不得以君

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註

子疾至路乎○云子疾病者孔子疾甚也云子路  
使門人為臣者子路以孔子聖人宜為人君且嘗  
為大夫大夫亦有家臣今疾病恐忽終亡故使弟  
子行臣禮也故江熙云子路以聖人君道足宜有  
臣猶禱上下神祇也云病間云云者孔子病少差  
也少差曰間謂少差為間者若病不差則病病相  
續無間斷也若少差則病勢斷絕有間隙也當孔  
子病困時不覺子路為立臣至於少差乃覺而歎  
子路行詐也言子路有此行詐之心非復一日故  
日久矣也云無臣而為有臣者無臣而為有是所  
以行詐也云吾誰欺欺天乎者我實無臣今汝詐  
立之持此詐欲欺誰乎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



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平  
云且子與云云者又以理喻之言在三事同若以  
親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予我也二三子諸弟  
子也無寧寧也言設使與我死於臣手則我寧死  
弟子手也臣禮就養有方有方則隔弟子無方無  
方則親也云且予縱云云者又明在三同也大葬  
臣禮葬君也君葬禮大故曰大葬也若縱不得君  
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豈復被棄擲於道路乎言  
亦必得葬也○註孔安國曰至日也○夫立臣事  
大非卒可定汝今立之是知其心已久故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註

馬融曰韞藏也匱匱也藏諸匱中也沽賣也得善

賈寧賣之耶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註

苞氏曰沽之哉不銜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

疏子貢曰至者也○云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者子  
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事以論哀否  
也美玉譬孔子聖道也言孔子有聖道可重如世  
間有美玉而在此也云韞匱云云者諸之也韞裏  
之也匱謂匣櫃也善賈貴賈也沽賣也言孔子聖  
道如美玉在此為當韞匣而藏之為當得貴賈而  
賣之否乎假有人請求聖道為當與之否耶云子  
曰沽之哉者答云我不銜賣之者也故重云沽之  
哉明不銜賣之深也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  
疑也故孔子乃聘諸侯以急行其道也云我待賈  
者也者又言我雖不銜賣然我  
亦待貴賈耳有求者則與之也

子欲居九夷註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或

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註馬融曰

君子所居者皆化也註子欲至之有○云子欲居  
九夷者孔子聖道不行於



中國故託欲東往居於九夷也亦如欲乘桴浮海也云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不達孔子意謂之實居故云陋如之何言夷狄鄙陋不可居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云君子所居即化豈以鄙陋為疑乎不復遠申己意也孫綽云九夷所以為陋者以無禮義也君子所居者化則陋有泰也○註馬融曰至禮也○四方東有九夷一元菴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島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南有八蠻一天竺二咳首三儻四跛踵五穿胸六儋耳七狗軛八旁脊西有六戎一僥夷二依貊三織皮四耆羌五鼻息六天剛北有五狄一月支二歲貊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也○註馬融曰至化也○聖人所在則化九夷變中夏也

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註鄭

元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

子來還乃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註子曰

所○孔子去魯後而魯禮樂崩壞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還魯而刪詩書定禮樂故樂音得正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各得其本所也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酒困何有於我哉○註馬融曰困亂也○子曰至我

則事公卿者公君也卿長也人子之禮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忠移事兄悌以事於長則從也故出仕朝廷必事公卿也云入則事父兄者孝以事父悌以事兄還入閨門宜盡其禮先言朝廷後云閨門者助已仕者也猶仕而優則學也云喪事不敢不勉者勉強也父兄天性續莫大焉公卿義合厚莫重焉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強也云不為酒困者雖唯酒無量不及亂時多沈酗故戒之也衛瓘



云三事為酒興也侃案如衛意言朝廷閨門及有喪者並不為酒所困故云三事為酒興也云何有於我哉者言我何能行此三事故云何有於我哉又一云人若能如此則何復須我故云何有於我哉也緣人不能故有我應世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註鄭元曰逝往

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註子在至晝夜。逝往去之辭也孔子在川

水之上見川流迅邁未嘗停止故歎人年往去亦復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者也斯此也夫語助也口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晝夜也江熙云言人非南山立德立功俛仰時過臨流與懷能不愧然聖人以百姓心為心也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也歎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註疾時人薄於德而

厚於色故以發此言也  
註子曰至者也。時人多好色而無好德孔子患之故云未見以厲之也云責其心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註苞氏曰簣土

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註馬融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



子曰至往也。云子曰云云者此戒人為善垂成而止者也。簣土籠也。言人作善垂足而止則善事不成如為山垂足唯少一籠土而止則山不成。此是建功不篤與不作無異。則吾亦不以其前功多為善如為善不成吾亦不美其前功多也。故云吾止也。云譬如平地云云。此獎人始為善而不住者也。譬如平地作山山乃須多土而始覆一籠。一籠雖少交是其有欲進之心可嘉。如人始為善善乃未多交求進之志可重。吾不以其功少而不善之善之有勝於垂成而止者。故云吾往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註顏淵則解故語之

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也。子曰至也與

餘人不能盡解故聞孔子語而有疲懈唯顏回體之故聞語即解所以云語之而不惰其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註馬融

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子曰至也。止也。○

顏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云見進未見止惜其神識猶不長也。然顏淵分已滿至於屢空而此云未見其止者勸引之言也。故殷仲堪云夫賢之所假一語而盡豈有彌進勸實乎。蓋其軌物之行日見於跡夫子從而略嗟以盛德之業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註孔

安國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子曰至矣夫。○又為歎顏淵為譬也。萬物草木有苗稼蔚茂不經秀穗遭風霜而死者又亦有雖能秀穗而值疹瘁氣不能粒實者。故竝云有矣夫也。物既有然故人亦如此。所以顏淵摧芳蘭於早矣。年。



子曰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註後生謂

年少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

註子曰至已矣。云後生可畏者後生謂年少在

知云後生者焉安也可畏謂有才學可心服者也云焉

也後生既可畏亦安知未來之人師徒教化不如

我之今日乎言不可誣也云四十云云者又言後

生雖可畏若年四十五十而無聲譽聞達於世者

則此人亦不足可畏也孫綽云

年在知命蔑然無聞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註孔安國曰人

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所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乃

為貴也巽與之言能無悅乎釋之為貴註馬融曰

巽恭也謂恭巽謹敬之言也聞之無不悅者也能

尋繹行之乃為貴也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

之何也已矣註子曰至已矣。云子曰云云者言

人聞法當時無不口從而云止當不敢復為者也

故云能無從乎但若口雖從而身為失不止者則

此口從不足為貴也我所貴者在於口從而行亦

改者耳故云改之為貴也云巽與云云者巽恭遜

也繹尋繹也言有彼人不遜而我謙遜與彼恭言

故云巽與之言也彼不遜者得我遜言遜彼必

亦特遜為悅故云能無悅乎然雖悅人遜已而已

不能尋繹行此遜事是雖悅不足為貴也我所貴

者在尋繹行遜耳故云繹之為貴也云悅而云云

者不繹不改聖所不教故孔子云未如之何也未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註慎其所

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者也註子曰至憚

再出也所以然者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註孔安國曰

三軍雖衆人心非一則其將帥可奪之而取匹夫

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註子曰至志也此明人能守志

雖獨夫亦不可奪若其心不堅雖衆必傾故三軍可奪匹夫無回也謂為匹夫者言其賤但夫婦相

配匹而已也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其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

子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註孔安國曰緼冓著也不怯不求何用不臧註馬

融曰怯害也臧善也言不怯害不貪求何用為不

善疾貪惡怯害之詩也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

也何足以臧註馬融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

何足以為善也註子曰至以臧云子曰云云者

貉輕裘也由子路也當時人尚奢華皆以惡衣為

恥唯子路能果敢率素雖服敗麻冓著袍裘與服

狐貉輕裘者竝立而不為羞恥故云其由也與顏

延之云狐貉緼袍誠不足以策恥然自非勇於見

義者或以心戰不能素泰也云不怯云云者孔子

更引疾貪惡之詩證子路德美也怯害也求貪也

臧善也言子路之為人身不害物不貪求德行如

此何用不謂之為善乎言其善也云子路終身誦



之者子路得孔子美已才以為美故終身長誦不  
伎不求何用不臧之言也云子曰云者孔子見  
子路誦之不止故抑之也言此不伎不求乃可是  
道亦何足過為善而汝誦之不止乎言尚復有勝  
於此者也顏延之云懼其伐善也○註孔安國曰  
縕泉著也○泉麻也以碎麻著裘也碎麻曰縕故  
架亦曰縕王藻  
曰縕為袍是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註大寒之歲眾木

皆死然後知松柏之小凋傷平歲則眾木亦有不  
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  
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  
也○子曰至凋也○此欲明君子德性與小人異  
也故以松柏匹於君子眾木偶乎小人矣言

君子小人若同居聖世君子性本自善小人服從  
教化是君子小人並不為惡故堯舜之民比屋可  
封如松柏與眾木同處春夏松柏有心故本蒼鬱  
眾木從時亦盡其茂美者也○至無道之主君子  
秉性無回故不為惡而小人無復忌憚即隨世變  
改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譬如松柏眾木同在秋冬  
松柏不改柯易葉眾木枯零先盡而此云歲寒然  
後知松柏後凋者就如平叔之注意若如平歲之  
寒眾木猶有不死不足致別如平世之小人亦有  
脩飾而不變者唯大寒歲則眾木皆死大亂則小  
人悉惡故云歲寒也又云然後知松柏後凋者後  
非俱時之日凋非枯死之名言大寒之後松柏形  
小凋衰而心性猶存如君子之人遭值積惡外逼  
闇世不得不遜跡隨時是小凋矣而性猶不變如  
松柏也而琳公曰夫歲寒別木遭困別士寒嚴霜  
降知松柏之後凋謂異凡木也遭亂世小人自變  
君子不改其操也



子曰智者不惑註苞氏曰不惑亂也仁者不憂註孔

安國曰不憂患也勇者不懼註子曰至不懼○此

也云智者不惑者智以照了為用故於事無疑惑也故孫綽云智能辨物故不惑也云仁者不憂者憂患也仁人常救濟為務不嘗侵物故不憂物之見侵患也孫綽云安於仁不改其樂故無憂也云勇者不懼者勇以多力為用故無法懼於前敵也繆協云見義而為不畏強禦故不懼也○註孔安國曰不憂患也○內省不疾故無憂患也

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註適之也雖學或得異

端未必能之道者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註雖能

之道未必能以有所成立者也可與立未可與權

註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

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註逸詩也唐

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

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

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哉註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

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

之有次序斯可知矣註子曰至有哉○此章明權

可與適道者夫正道易行權事難達既欲明權故



處師門其學而已既未得彼性則未可便與為友  
其適所志之道也云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者立謂  
謀議之立事也亦人性各異或能學問而未必能  
建立世中正事者故可與共適所學之道而未便  
可與共立事也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者權者反常  
而合於道者也自非通變達理則所不能故雖可  
共立於正事而未可便與之為權也故王弼曰權  
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  
設尤至難者也張憑云此言學者漸進階級之次  
耳始志於學求發其蒙而未審所適也既向方矣  
而信道未篤則所立未固也又既固又未達變通  
之權也明知反而合道者則日勸之業豐豐之功  
其幾乎此矣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者引明權之  
逸詩以證權也唐棣棣樹也華花也夫樹木之花  
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譬如正  
道則行之有次而權之為用先反後至於大順故  
云偏其反而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云豈  
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

居室遠遠故也人豈不思權權道元邈如其室與  
遠故也云子曰云云者又引孔子言證權可思也  
言權道易思但未有思之者耳若反道而思之則  
必可得故云夫何遠之有也○註適之至者也○  
異端非正典也人各自有性彼或不能寧學正道  
而唯能讀史子故未可便與之共之於正道也○  
註雖有至極也○能權量輕重即是曉權也○註  
逸詩至遠也○如前釋也云權道反而後至於大  
順者初逆  
而後從也

論語鄉黨第十  
鄉黨者明孔子教訓在於鄉黨

希故退還應於鄉黨也  
故鄉黨次於子罕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註王肅曰恂恂  
溫恭貌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註鄭元



曰便便言辨貌雖辨而謹敬也朝與下大夫言侃

侃如也註孔安國曰侃侃和樂貌也與上大夫言

聞聞如也註孔安國曰聞聞中正貌也君在踧踖

如也與與如也註馬融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踧踖

恭敬貌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註孔子至與如

至末竝記孔子平生德行也云孔子云云者於鄉

黨謂孔子還家教化於鄉黨中時也天子郊內有

鄉黨郊外有遂鄙孔子居魯魯是諸侯今云鄉黨

當知諸侯亦郊內為鄉郊外為遂也孔子家當在

魯郊內故云於鄉黨也恂恂溫恭貌既還鄉黨鄉

黨宜須和恭以相接故恂恂如也既其溫恭則言

語寡少故一往觀之如似不能言者也云其在云

云者謂孔子助君祭在宗廟及朝廷也既在君朝

應須酬答及八大廟每事須問竝不得不言也言

唯謹爾云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者侃侃和樂貌

也下大夫賤孔子與之言宜用和樂相接故侃侃

如也云與上大夫言聞聞如者上大夫卿也聞聞

中正貌也卿貴不敢和樂接之宜以謹正相對故

聞聞如也云君在云云者君在謂君出視朝時也

踧踖恭敬貌也禮每日且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

君君至日出而視之視之則一揖卿大夫而

都一揖士當此君視朝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

故孔子踧踖如也雖須踧踖又不得急速所以形

容舉動每須與與如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

也安

君召使擯註鄭元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

也色勃如也註孔安國曰必變色也足躩如也註



苞氏曰盤辟貌也揖所與立左右其手衣前後禱

如也註鄭元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

俛一仰故衣前後則禱如也趨進翼如也註孔安

國曰言端正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註孔安

國曰復命白賓已去也註君召至顧矣○云君召

也謂有賓來君召已迎接之也云色勃如者既召

已接賓故已宜變色起敬故勃然也云足躩如者

躩盤辟貌也既被召不敢自容故速行而足盤辟

也故江熙云不暇閉步躩速貌也云揖所與立云

云者此謂君出迎賓已為君副列擯時也賓副曰

命介主人副曰擯副且作匹敵國而言若公詣公

而下車面向北而倚賓則九副在賓北而東向遷

迤而西北在四十五步之中主人出門東邊南向

而倚主人是公則五擯主人是侯伯則四擯主人

是子男則三擯不隨命數主人謙故並用強半數

也公陳擯在公之南而西向遷迤而東南亦在四

十五步中使主人下擯與賓下介相對而中聞相

去三丈六尺列賓主介擯既竟主人語上擯使就

賓請辭問所以來之意於是上擯相傳以至於下

擯下擯進前揖賓之下介而傳語問之下介傳問

而以下介亦進揖下擯下擯傳而上以至主人凡相

傳雖在列位當授受言語之時皆半轉身戾手相

揖既竝立而相揖故曰揖所與立也若揖左人則

移其手向左若揖右人則移其手向右故云左右

其手也既半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

必禱禱如容儀也故江熙云揖兩手衣裳禱如

動也云趨進翼如者謂擯迎賓進在庭行時也翼



反命謂初受君命以送賓賓退故反還君命以白  
君道賓已去云不顧者舊云主人若禮送賓未足  
則賓猶迴顧若禮已足送則賓直去不復迴顧此  
明則送賓禮足故云不顧也○註鄭元曰至之也  
○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是也  
○註苞氏曰盤辟貌○盤辟即足轉速也○註孔  
安國曰復命白賓已去也○言反白君道賓  
已去也然云賓已去亦是不復來見顧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註孔安國曰斂身也立

不中門行不履闕註孔安國曰闕門限也過位色

勃如也足躩如也註苞氏曰過君之空位也其言

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註

孔安國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出

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註孔安國曰先屏氣下

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註孔安國

曰沒盡也下盡階也復其位蹶蹶如也註孔安國

曰來時所過位也○入公門至階如也○云入公

門時也鞠躬斂也躬身也臣入君門自曲斂身也

君門雖大而己恆曲斂如君門之狹不見容為云

立不中門者謂在君門倚立時也中門謂棖闕之

中也門中央有闕闕以破門兩扇之交處也門左

右兩棖邊各豎一木名之為棖棖以禦車過恐觸

門也闕東是君行之道闕西是賓行之道也而臣

行君道示係屬於中央當中是不敬故云不中門也

君所行棖闕者履踐也闕限也若出入時則不得

踐君之門限也所以然者其義有二一則忽上

命吾美母美矣



限似自高矜二則人行跨限已若履之則汚限汚  
限則汚跨者之衣也云過位云云者謂臣入朝君  
時也位君常所在外之位也謂在宁屏之間揖賓  
之處也即君雖不在此位可尊故臣行入從  
位之邊過而色勃然足躐為敬也云其言似不足  
者言既入過位漸以近君故言語細下不得多言  
如言不足之狀也不足若不能也云攝齊云云  
者至君堂也攝攝也齊裳下縫也既至君堂當升  
之未升之前而攝提裳前使齊下去地一尺故云  
攝齊升堂也升堂將近君故又自斂鞠躬如也必  
攝齊者為妨履殿行故也云屏氣似不息者屏  
疊除貌息亦氣也息已至君前當疊除藏其氣如似  
無氣息者也不得息然振君也云出降云云者降  
下也遲申也出降一等謂見君已竟而下堂至階  
第一級時也初對君時既屏氣故出降一等而申  
氣氣申則顏色亦申故顏容怡悅也云沒階趨進  
翼如者沒猶盡也盡階謂下諸級盡至平地時也  
既去君遠故又徐趨而翼如也云復其位歛

者位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而  
更踧踏為敬也。註攝齊者振衣也。出禮云  
手振衣去  
齊尺是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註荀氏曰為君使以聘問  
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上如揖下  
如授勃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註鄭玄曰上如揖  
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蹠  
蹠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享禮有容色註鄭玄曰  
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享用圭璧有庭實也私覲  
愉愉如也註鄭玄曰覲見也覲享乃以私禮見愉



愉顏色和也。謂執圭至愉加也。云執圭云者，玉也。周禮五等諸侯各受王者之玉以爲瑞，信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五等若自執朝王則各如其寸數。使其臣出聘鄰國，乃各執其君之玉而減其君一寸也。今云執圭，營是侯執信圭，則孔子所執執君之信圭也。初在國及至他國，執圭皆爲敬慎。雖輕而已，執之恒如圭重，似已不能勝，故曲身如不勝也。云如上揖者，謂初授受圭之容儀也。上如揖謂就下取玉，上授與人時也。俯身爲敬，故如揖時也。云下如授者，謂奠玉置地時也。雖奠置地亦徐徐俯僂如授與人時也。云勃如戰色者，通謂執行及授時之顏色也。臨陣戰鬪則色必懼怖，故今重君之玉使已顏色恒如戰時也。云足踏踏如循者，謂舉玉行時之容也。踏踏猶踏也。循猶循也。言舉玉行時不敢廣步速進，恒如是前有所蹴有所緣循也。云享禮有容色者，享者聘後之禮。

也。夫諸侯朝天子及五等更相朝聘禮，初至皆先單執玉行禮。禮王謂之爲朝，使臣禮王國之君謂之爲聘。聘問也。政言久不相見，使臣來問於安否也。既至初至其禮質敬，故無他物，唯有瑞玉表至誠而已。行朝聘，既竟，次行享禮。享者獻物也。亦各有玉，玉不與聘玉同也。又皆有物將之，或用皮馬或用錦繡，又獻土也。生羅列滿庭，謂之庭實。其中差異不復曲論。但既至後，行禮以多爲貴，則質敬之事猶稍輕。故有容貌采章及芻以行，事故云有容色也。云私覲，愉愉如也者，私非公也。覲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行聘享公禮已竟，別日使臣私覲己物以見於主君，故謂爲私覲也。既私見非公，故容儀轉以自若。故顏色容貌有和悅之色，無復勃戰之容者也。註鄭元曰：至實也。亦有圭璧所執，不車輪也。註鄭元曰：至實也。亦有圭璧所執，不。同聘時也。註鄭元曰：至禮見。私禮謂束帛乘馬之屬也。



君子不以紺緇飾註孔安國曰一入曰緇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齋服盛色以、飾似衣齋服也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也紅紫不以爲褻服註王肅曰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纁絺綌必表而出註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註孔安國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褻裘長短右袂註孔安國曰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

袂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註孔安國曰今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註鄭元曰在家以接賓客也去喪無所不佩註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註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註孔安國曰喪主素吉主元吉凶異服故不相弔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註孔安國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齊必有明衣布註孔安國曰以布爲沐浴衣也註君子至衣布。云君子不以紺緇飾者君子者自士以上士以上衣服有法不可雜色也紺緇者孔



意言紺是元色也緘是淺絳色也飾者衣之領袖  
緣也所以不用紺緘為衣領袖緣者元是齋服若  
用紺為衣飾是似衣齋服故不用也又三年之喪  
練而受淺絳為緣也若用緘為衣飾是似衣喪服  
故不敢用也故云君子不以紺緘飾也云紅紫不  
以為藝服者紅紫非正色也藝服私褻之服非正  
衣也褻尚不衣則正服故宜不用也所以言此者  
為時多重紅紫棄正色故孔子不衣之也故後卷  
云惡紫之奪朱也鄭元注云紺緘紫元之類也紅  
縹之類也元縹所以為祭服等其類也紺緘木染  
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藝服而已飾謂純  
緣也侃案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間色綠為  
青之閒紅為赤之閒碧為白之閒紫為黑之閒緘  
為黃之閒也故不用紅紫言是閒色也所以為閒  
者穎子嚴云東方木木色青木剋於土土色黃以  
青加黃故為綠綠為東方之閒也又南方火火色  
赤火剋金金色白以赤加白故為紅紅為南方閒  
也又西方金金色白以金剋木木色青以白加青故

為碧碧為西方閒也又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  
色赤以黑加赤故為紫紫為北方閒也又中央土  
土色黃土剋水水色黑以黃加黑故為緘黃緘黃  
為中央閒也緘黃黃黑之色也又一注云東甲乙  
木南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庚辛金北壬癸水以  
木剋土戊以妹已嫁於木甲是黃人於青故為綠  
也又火剋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人於赤故為  
紅也又金剋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人於白故  
為碧也又水剋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赤入於黑  
故為紫也又土剋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黃  
故為緘黃者也云當暑云云者暑熱也緘單也緘  
緘練葛也緘大練葛也表謂加上衣也古人冬則  
衣裘夏則衣葛也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  
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雖熱絺綌可單若  
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也故云必表而出也然裘  
上出亦必加衣而獨云當暑絺綌者嫌暑熱不加  
故特明之也然又衣裏之裘必隨上衣之色使衣  
裘相稱則葛之為衣亦未必隨上衣色也云緘衣



羔裘者素色既隨衣故此仍明裘上之衣也緇染  
黑七入者也元則六入色也羔者烏羊也裘與上  
衣相稱則緇衣之內故曰羔裘也緇衣服者元冠  
十五升緇布衣素積裳也素積者用素為之裳積  
攝之無數故云素積也此是諸侯日視朝服也諸  
侯視朝與羣臣同服孔子是魯臣故亦服此服以  
日朝君也云素衣麕裘者素衣謂衣裳並用素也  
麕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  
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  
服則大鹿為裘也故檀弓云鹿裘橫長袂是也此  
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交勝於大鹿也  
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元注郊  
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  
皆素也云黃衣狐裘者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  
歲終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黃冠也而  
狐貉亦黃故特為裘以相稱也孔子為臣助蜡祭  
亦隨君著之黃衣也故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  
賓是也鄭元注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注云祭

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又云論語云黃衣狐裘案  
鄭以論語黃衣即是郊特牲蜡臘祭廟服也云褻  
裘長短有袂者褻裘謂家中常著之裘也上無加  
衣故不云衣也家居上溫暖故長為衣也而右臂  
是有事之用故短為右袂使作事便也使謂衣  
屬身者也若手閒屬袂者則名袂亦曰袖也云必  
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者寢衣謂被也宜長故長一  
身有半也云狐貉之厚以居者此謂在家接賓客  
之裘也家居上溫故厚為之也既接賓客則其上  
亦應有衣也云去喪無所不佩者去喪謂三年喪  
畢喪服已除也無所不佩謂佩已今吉所宜得佩  
者悉佩之也嫌既經喪親恐除服後猶宜有異故  
特明之者也云非帷裳必殺之者帷裳謂帷幔之  
屬也殺謂縫之也若非帷幔裳則必縫殺之以殺  
縫之面置裏不殺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連之如  
今服屨不有裏外殺縫之異也所以然者帷幔內  
外並為人所見必須飾故刺連之而已也所以喪  
服云凡裳內削幅裳外不削幅鄭注云削猶殺也



而鄭注此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  
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齋陪腰者也  
云羔裘元冠不以弔者弔弔喪也喪凶主素故羔  
元不用弔也云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者月朔  
也朝服者凡言朝服唯是元冠緇布衣素積裳今  
此云朝服謂皮弁十五升曰布衣素積裳也所以  
亦謂為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  
從天子受名也諸侯用之以視朝孔子魯臣亦得  
與君同服故月朔必服之也然魯自文公不視朔  
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是哀公之臣應  
無隨君視朝之事而云必服之者當是君雖不視  
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是我愛其禮也云齊  
必有明衣布者謂齋浴時所著之衣也浴竟身未  
燥未堪著好衣又不可露肉故用布為衣如衫而  
長身也著之以待身燥故玉藻云君衣布晞身是  
也註孔安國曰至飾衣也然案孔以緇為齋  
服盛色或可言緇深於元為似齋服故不用也而  
禮家三年練以練為深衣領緣不云用緇且檢考

言言金角義正卷五

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則緇非復淺  
絳明矣故解者相承皆云孔此注誤也註鄭元  
曰至客也然前襲裘亦應是狐貉之厚也註  
孔安國曰至佩也備佩所宜佩若為大夫而元  
冕公侯衮鷩之屬及佩玉佩之飾也註孔安國  
曰至服也皮弁以鹿皮為弁弁形如今祭酒道  
士扶容冠而無邊葉也身著十五升白布衣素積  
裳而頭著皮弁也天子皮弁服內則著素錦衣狐  
白裘諸侯皮弁服內著黃裳黃錦衣也卿大夫  
不得衣錦而皮弁服內當著麕裘青豸裘絞衣以  
裼之者也註孔安國曰以布為沐浴衣然浴  
時乃用布便乎待肉燥江長云沐者當是沐浴時  
亦衣此服置衣  
上以辟身溼也  
齊必變食註孔安國曰改常食也居必遷坐註孔  
安國曰易常處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餽

論語集注卷之五

堯



註孔安國曰饒餽是味變也魚餒而肉敗不食

不食註孔安國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

註鄭元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食不

得其醬不食註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

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

撤薑食註孔安國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

薰故不去也不多食註孔安國曰不過飽也祭於

公不宿肉註周生烈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

以班賜不畱神惠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

之矣註鄭元曰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藝

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蕪亦祭必

齊如也註孔安國曰齊嚴敬貌也三物雖薄祭之

必敬也註齊必至如也云齊必變食者方應接

坐者亦不坐恆居之坐也故於祭前充散齊於路

寢門外七日又致齊於路寢中三日也故范甯云

齊以敬潔為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

齊室也云食不厭精者此兼明平常禮也食若麤

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云膾不厭細者

細切魚及肉皆曰膾也既腥食之故不厭細者也

云食饒而餽者饒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餽謂經

久而味惡也如乾魚乾肉久而味惡也爾雅云食



饅謂之餽李充注云皆飲食壞敗之名也云魚餒  
 者餒謂魚臭壞也魚敗而餒餒然也云而肉敗者  
 肉臭壞也爾雅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餒李巡云肉  
 敗久則臭魚餒肉爛云不食者自食餒而餒以下  
 竝不可食也云色惡不食者食失常色是為色惡  
 色惡則不可食也云失飪不食者失飪謂生熟節  
 宜食或不食也云失飪不食者失飪謂生熟節  
 也煮食或未熟或已過熟竝不食也云不時不食  
 者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非其時則不宜食故不  
 食也江熙云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云  
 割不正不食也江熙云古人割肉必方若不方則  
 故不食也江熙云殺不以道為不正也云不得其  
 醬不食者食味各有所宜羸醢菹食魚膾芥醬竝  
 相宜也故若食不得所宜之醬則不食也云肉雖  
 多不使勝食氣者勝猶多也食謂他饌也食氣多  
 肉少則肉美若肉多他食少則肉不美故不使肉  
 勝食氣也亦因殺止多殺也云唯酒無量不及亂  
 者酒雖多無有限量而人宜隨己能而飲不得及

至於醉亂也一云不格人為量而隨人所能而真  
 亂也云沽酒市脯不食者酒不自作則未必清淨  
 脯不自作則不知何物之肉故沽市所得必不  
 食也或問曰沽酒不飲則詩那云無酒沽我乎答  
 曰論所明是祭神不用詩所明是人得用也云不  
 撤薑食者撤除也齊禁薑物薑字而不薑嫌亦禁  
 之故明食時不除薑者也云不多食者多則傷廉  
 故不多也江熙云少所啖也云祭於公不宿肉者  
 祭於公謂孔子任時助君祭也助祭必得賜俎得  
 賜俎還即分賦食之不得留置宿經宿是慢鬼  
 神餘也云祭肉云者謂家自祭也自祭肉多故  
 許經宿但不得出三日出三日是養慢鬼神之餘  
 故人亦不得後食之也云食須加益故許言而不許  
 宜出已語是答述也食須加益故許言而不許  
 語則口可惜亦不敬也寢是眠臥眠須靜若言  
 則驚闕於人故不言也云雖蔬云者蔬食繼也  
 也菜羹菹祭謂用麩食菜羹及菹持此三物供祭  
 也三物雖薄而必宜盡齊敬之理鬼神饗德不饗

論語集注卷之五



味故也。註孔安國曰饔餼是味變也。饔餼變也。餼味變也。註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古者饔餼菹三者通名也。芥醬即芥齊也。註周生烈曰至惠也。牲體謂隨臣貴賤以牲骨體為俎賜之祭統云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註孔安國

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

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註席不至出矣。云席不

不周正則不坐之也故范甯云正席所以恭敬也

或云如禮所言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是各有

其正者也。云鄉人云云者鄉人飲酒謂鄉飲酒之

禮也杖者老人也禮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於

呼老人為杖者也鄉人飲酒者貴齡崇年故出入

以老人者為節也若飲酒禮畢杖者先出則同飲

之人乃從之而出故云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註孔安國曰儻逐疫

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也。註鄉人至

云鄉人儻者儻者逐疫鬼也為陰陽之氣不即時

退疫鬼隨而為人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四

目蒙熊皮執戈揚楯元衣朱裳日作儻儻之聲以

毆疫鬼也一年三過為之三月八月十一月也故

月令季春云命國難鄭元云此儻陰氣也陰寒

至此不止害將及人厲鬼隨之而出行至季冬又云

云天子乃儻鄭元云此儻陰氣也厲鬼將隨強陰

衰害亦將及人厲鬼亦隨之而出行至季冬又云

命有司大儻鄭元云此儻陰氣也厲鬼將隨強陰

出害人也侃案三儻二儻陰一儻陽陰陽乃

異俱是天子所命春是一年之始彌畏災害故命

國民家家悉儻八月儻陽陽是君法臣民不可儻



君故稱天子乃儻也十二月儻雖是陰既非一年之急故民亦不得同儻也今云鄉人儻是三月也云朝服而立於阼階者阼階東階主人之階也孔子問鄉人遂鬼也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待先祖為孝之心也朝服者元冠緇布衣素積裳是卿大夫之祭服也禮惟孤卿爵弁自祭若卿大夫以下悉元冠以自齊祭齊祭不異冠服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註孔安國曰拜送使者

敬之也註問人至送之。問者謂更相聘問也他

而遣使往彼聘問時也既敬彼君故遣使使者去則再拜送之也為人臣禮乃無外交而孔子聖人無疑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註苞氏曰遣孔子藥也曰丘

未達不敢嘗註孔安國曰未知其故故不嘗禮也

康子至政嘗。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者饋餉也魯季康子餉孔子藥也孔子得彼餉而拜受是禮也云曰丘未達不敢嘗者達猶曉解也孔子雖拜受而不遂飲故稱名云丘未達此藥治何疾故不敢飲嘗之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註鄭元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廐焚至問馬。廐焚者廐養

馬之處也焚燒也孔子家養馬處被燒也云子退朝者孔子早上朝朝竟而退還家也少儀云朝廷曰退也云曰傷人乎不問馬者從朝還退見廐遭火廐是養馬處而孔子不問傷馬唯問傷人乎是重人賤馬故云不問馬也王弼曰孔子時為魯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所不問馬者矯時重馬者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註孔安國曰敬君惠也既  
 嘗之乃以班賜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註孔安國  
 曰薦薦其先祖也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  
 先飯註鄭元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先嘗食然  
 也註君賜食先飯。云君賜食云云者席猶坐也  
 敬君之意也云君賜腥云云者謂君賜孔子腥肉  
 也薦薦宗廟也孔子受之煮熟而薦宗廟重祭君  
 賜也賜熟食不薦者熟為褻也云君賜生必畜之  
 者生謂活物也得所賜活物當養畜之待至祭祀  
 時充牲用也云侍食於君者謂孔子侍君共食之  
 時也云君祭先飯者祭謂祭食之先也夫禮食必  
 先取食種極出片子置俎豆邊地名為祭祭者報  
 昔初造此食者也君子得惠不忘報故將食而先

出報也當君政祭食之時而臣先取飯食之故云  
 先飯飯食也所以然者示為君先嘗食先知調和  
 之是非者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註苞氏曰夫子疾也  
 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  
 不衣朝服見君也註疾君不拖紳。云疾君視之  
 病而魯君來視之也此君是哀公也云東首者病  
 者欲生東是生陽之氣故眠頭首東也故玉藻云  
 君子之居恆當于戶寢恆東首者是也云加朝服  
 拖紳者加覆也朝服謂健時從君日視朝之服也  
 拖紳者加覆也紳大帶也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而見  
 君不官私服故加朝服覆於體上而牽引大帶於  
 心下至是如健時著衣之為註苞氏曰夫子疾  
 也處南牖之下。病本當戶在北壁下東首君既



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窗之下令君入戶而西轉面得南向也故繫鞶云南屬下欲令南面觀之者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註鄭元曰急趨君命也出行

而車既駕隨之註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謂君有

得召不俟駕車而即徒趨而往也故玉藻云君命

召以三節一節以趨一節以走一節以在宮不俟屨在家

不可徒行故後人駕車而隨之使乘之也大夫

入大廟每事問註鄭元曰為君助祭也大廟周公

廟也註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錄平生常

行之事故兩出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註孔安國曰重朋友之

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註朋友至我殯。殯謂停

子有朋友在孔子之家死而此朋友無親情來奔

喪者故云無所歸也既未有所歸故曰於我殯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註孔安國曰不拜

有通財之義也註謂朋友至不拜。云朋友之饋者

非祭肉不拜者車馬家世之物見餉也云雖車馬

之義故雖復見餉車馬而我亦不拜也朋友有通財

若朋友見餉其家之祭肉雖小亦拜受之

敬祭故也故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也

寢不尸註苞氏曰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

也居不容註孔安國曰為室家之敬難久也註寢



尸居不容。云寢不尸者，寢眠也。尸謂死尸也。眠當小歛，不得直脚申布，似於死人者。也。云居不容者，謂家中常居也。家主和怡，燕居先溫溫，故不為容。自處者也。注：苞氏曰：至人也。優眠也。展舒也。曲禮云：寢無伏，此云不偃臥，四體展舒。手足似死人，則不得覆却，唯當歛而小屈也。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注：孔安國曰：狎者，素相親狎也。見冕者與蓍者，雖褻必以貌。注：周生烈曰：褻謂數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孔安國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注：孔安國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注：鄭玄

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為烈也。注：子見至必變。云：子見云云者，謂素相親狎也。哀有喪，故必變。必變，謂必作也。趨也。云：見冕云云者，喪謂無親而卑，數者也。尊在位，血不成人，故必以貌。以貌變色，對之也。變重貌，輕親狎，重故言變。卑，褻輕故以貌也。然前論必作，必趨，謂見疎者也。云：凶服者，式之者，凶服送死人衣物也。孔子見他人送死之衣物，必為敬而式之也。式者，古人乘路車，如今籠旂車，皆於車中倚立，倚立難久，故於車箱上安一橫木，以手憑之，謂之為較。詩云：倚重較是也。又於較之下，未至車牀半許，安一橫木，名為軾。若在車上，應為敬時，則落手憑軾。憑軾，則身俯，僕故云：式之。軾也。云：式負版者，者負謂擔揭也。版，謂邦國圖籍也。古未有紙，凡所書畫，皆於版。故云：版也。孔子見人擔揭國之圖版者，皆式敬之也。云：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作起也。孔子見主人食饌，有盛平，常故變色而起也。所以然者，主人自親饋，故容起敬也。云：迅雷風烈

者，注：孔安國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注：孔安國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注：鄭玄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為烈也。注：子見至必變。云：子見云云者，謂素相親狎也。哀有喪，故必變。必變，謂必作也。趨也。云：見冕云云者，喪謂無親而卑，數者也。尊在位，血不成人，故必以貌。以貌變色，對之也。變重貌，輕親狎，重故言變。卑，褻輕故以貌也。然前論必作，必趨，謂見疎者也。云：凶服者，式之者，凶服送死人衣物也。孔子見他人送死之衣物，必為敬而式之也。式者，古人乘路車，如今籠旂車，皆於車中倚立，倚立難久，故於車箱上安一橫木，以手憑之，謂之為較。詩云：倚重較是也。又於較之下，未至車牀半許，安一橫木，名為軾。若在車上，應為敬時，則落手憑軾。憑軾，則身俯，僕故云：式之。軾也。云：式負版者，者負謂擔揭也。版，謂邦國圖籍也。古未有紙，凡所書畫，皆於版。故云：版也。孔子見人擔揭國之圖版者，皆式敬之也。云：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作起也。孔子見主人食饌，有盛平，常故變色而起也。所以然者，主人自親饋，故容起敬也。云：迅雷風烈



必變者迅疾也風而雷疾急名為烈也風疾而雷  
此是陰陽氣激為天之怒故孔子自整變顏容以  
敬之也故玉藻云若疾風迅雷甚兩則必變雖夜  
必與衣服冠而坐是也。註孔安國曰至者也。  
云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者此釋式凶服也云負版  
云云者鄭司農注宮伯職云版名籍也以版為之  
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鄭康成注內宰云版謂宮  
中閣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  
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註孔安國曰  
至饋也。親饋謂主人自執食設之。

升車必正立執綏註周生烈曰正立執綏所以為  
安也車中不內顧註苞氏曰與中不內顧者前視  
不過衡扼旁視不過輪轂也不疾言不親指升  
至親指。云升車必正立執綏者謂孔子升車禮  
也綏率以上車之繩也若升車時則正立而執綏

以上所以為安也云車中不內顧者內猶後也顧  
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所以然者後人  
從己者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  
大德之所為故不為也故衛瓘云不掩人之不備  
也云不疾言者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  
言為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云不  
親指者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為惑下  
人也。註苞氏曰至轂也。云與中云者車牀  
名輿故云輿中也衡扼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  
曲禮云立視五轡五轡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  
馬尾近在車牀欄間也。是不過衡扼之類也云  
旁視不過輪轂者旁謂兩邊也輪轂在車箱兩邊  
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較在箱外  
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輪轂也

色斯舉矣註馬融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  
集註周生烈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也曰山梁雌



雉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詩言山梁雌雉

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供

具之非其本意不苛食故三嗅而起也

云色斯舉矣者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路供之者子路不達孔子時哉時哉之歎而謂歎

得其時故歎之也獨云雌者因所見而言也

也所以有歎者言人遭亂世翔集不得其時

見山梁水上有此雌雉也時哉者言雉道遙得時

以木架水上可踐渡水之處也孔子從山梁過

雉時哉者此記翔審觀之後乃下集也

之感高與故色斯舉矣云翔而後集者謂孔子所至

跡詳矣有其禮而無其時蓋天運之極也將有遠

而後集此以人事喻於雉也雉之為物精微難狎

而後集此以人事喻於雉也雉之為物精微難狎

哉以此解上義也時者是也供猶設也言子路見

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

正言雌者記子路所見也

進以養孔子故云子路供之也

嗅謂鼻欲翕其氣也作起也子路不達孔子意而

供此熟雉乖孔子本心孔子若直爾不食則恐子

路生怨若遂而食之則又乖我本心故先三嗅氣

而後乃起亦如得食不食之閒也願歎云夫栖遲



